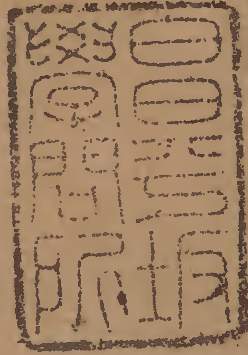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六百六十一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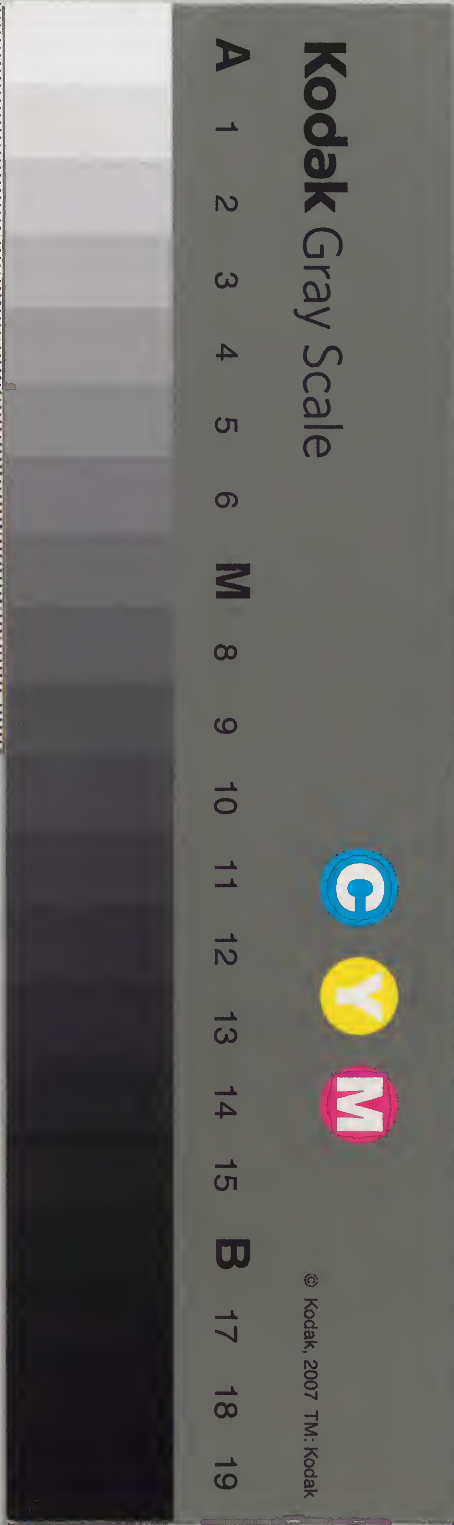
百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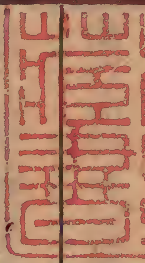
三〇〇	二七五	五三四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三〇〇	二七五	五三四	漢書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199)
函號	365 6



册府元龜



漢章文庫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一十

守節

春秋傳曰聖達節次守節蓋士之亢志自守立義不
侵可殺而不可辱也乃有膺使乎之選履不測之險
或脅於威勢或遭乎羈繫淪跡於殊俗委躬於匪人
乃能精懇內激直節彌厲冒白刃而靡憚濱九死而

册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六十一

一

不悔雖艱阨備至而操守益固用能感動強敵震聳
絕域宣皇靈而無辱折叛臣而自若挺然勁草之質
確乎匪石之心斯足以標烈士之孤風為人倫之稱
首者矣

解陽晉人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
使解陽如宋使無降楚曰百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
之而獻于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
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君命楚子將殺之
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
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致命為義臣能

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

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義不行兩信信不受二命也君之

賂臣不知命也奉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

許君以承命也成其君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

信臣下臣獲考死文何求楚子舍之以歸考成也

漢楊信武帝時使匈奴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

也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乃坐穹廬外

蘇武字子卿為移中廐監移中廐名馬之監也天漢元年且鞮

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

尊老之稱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

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

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

假吏猶言兼吏也時

推為使之吏若令之差人充使與矣

募士斥侯百餘人俱

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為

斥侯

者既至匈奴置弊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

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緄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

中緄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

野侯沒胡中

從趙破於擊匈奴兵敗而降

及衛律所降者陰相與

謀劫單于毋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

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

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

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

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而告之單于

子弟發兵與戰緄王等皆死虞常生得

被執獲也

單于使

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

如此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

言被匈奴侵犯然後

廼死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

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

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

胡官之號

郎謀

單于何以復加

言謀殺衛律而殺之其罰大重也

宜皆降之單于使

衛律召武受辭

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

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

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

召鑿鑿地為坎置熅火

熅謂聚火無焱者也

覆武其上

覆身於坎上也

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

息謂出氣也

惠等哭與

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

益愈單于使使曉武

論說令降也

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

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

衛律自謂

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

武曰副有罪當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

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

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

彌蒲

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

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

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

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

言何用見汝為

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闢兩

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

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

知我不降明

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

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

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

一米粟之窖而空者也

絕不飲食天雨

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

咽吞也

數日不食匈奴以

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北羝

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無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 別其官屬常

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無人給掘地

鼠去草實而食之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去謂藏之也杖漢節牧羊卧

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

上武能綱紡繳檠弓弩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檠謂輔正弓弩也於軒王

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匿服

如髡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王死後

河東北界人呼小石髡受三斗所曰服匿謂丁零耳武復窮

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丁令即上所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

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

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

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

前長君為奉車武兄從至雍棧陽宮伏輦下除除謂

嘉之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刎斷也賜二百萬

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武弟騎與黃門駙馬爭舩

官騎官者而為駙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推墮

黃門者也駙副也金日磾傳曰養馬曰黃門也駙馬河中溺死官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

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不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

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

丹府元覽 奉使部 卷之六十一 五

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又自苦如
 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
 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工武帝大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
 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
 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
 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
 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蒙
 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
 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
 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

權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
 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留匈奴
 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後漢來歙光武時大中大夫建武二年始使隗囂五
 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
 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
 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乃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
 多設疑故久猶豫不決歙素剛毅遂發憤責囂曰
 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
 誠遣伯春委質囂子恂字伯春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

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隨杖節就車而去囂愈怒王元勸囂殺歙使牛耶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愚聞爲國者慎器與名爲家者畏怨重禍懼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藉重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折骸易子

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衆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鄭衆明帝永平中爲越騎司馬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帝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復欲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今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

漢使既到便偃蹇自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駭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折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啗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种劭靈帝中平未爲諫議大夫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孤疑遣邵迎勞之因避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責卓卓辭屈還軍父陽亭郭溥爲尚書郎時獻帝遣溥喻郭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曰卿直庸人賤夫爲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乃少喻

馬日磾爲太傅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烏軍師

日殫深自恨遂嘔血而斃

蜀劉巴零陵丞陽人初曹公征荊州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來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退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夫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爲恨

吳馮熙爲中大夫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脩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脩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禾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群誘之陷以重利熙不爲廻送至摩陂欲困苦之

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文帝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諸葛瑾爲中司馬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大帝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晉張淳爲涼州牧張駿治中從從事使於後蜀蜀司隸校尉景騫言於李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

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

前秦姜讓爲符丕侍郎南燕慕容垂既僭偽位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符丕乃遣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跡前烈宜述脩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闕於

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反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國家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顛別臭味不同竒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一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過於唐衛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

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縣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夫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

後燕梁琛聘於秦既至而秦主苻堅田于萬年將禮之琛辭焉秦主遣辛勁謂之曰賓至主裁君焉得辭且天子無外故曰行在所而春秋又有遇見之禮有何不可乎琛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可云然今靈命

既分乾光汎別勢均義等理絕茲談况唇亡齒寒輔車之義乎故桓温寇境而貴朝同恤弊邑愧賴以爲君憂秦人使臣未嘗不餽乾不食爵盈不飲而敬恭待命享禮有加今醜虜已獲繼尋舊好會遇之禮豈其時乎遐賓小成使勢屈於主然苟不以禮不敢聞命堅嘉琛有奉命之才乃以行宮具禮以見堅問琛曰燕人物爲誰琛曰大傳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吳王垂雄畧冠世秀邁絕倫內贊百揆外禦四國其餘或以文昇或以武進未有賢不受任官不求才者雖周文多士漢武得人未有過也琛從兄奕時爲秦尚

書郎堅令琛就之琛曰昔孔明使吳與兄瑾惟公庭相見君子志之往賢盛事豈可忘乎堅乃勅奕就琛微訪燕之得失琛謂奕曰琛之在燕亦猶兄之在秦人臣之禮各爲本國燕之美事恐非秦所欲聞縱日月之過復非臣子所宜論也堅聞而嘉之堅令其太子宏見欲使琛拜琛曰昔太子以士禮者欲其由賤至貴以塞盈心在國不臣其父之臣况鄰國之臣乎且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非敢答恭但懼降屈爲煩耳秦人不能對厚禮以歸

南齊顏幼明爲平南將軍武帝永明七年幼明及宄

從僕射留思教使後魏時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後魏主客郎裴叔業曰今日我等銜使上華來造卿國所爲抗敵在乎一魏自餘外夷理不得望我之上況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思教謂魏尚書南郡李思冲曰我聖朝處魏使未嘗與小國列卿亦應知思冲曰實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耳此聞坐起甚高足以相報思教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耳魏國必纓冕而至豈容見黜幼明又謂魏帝曰二國相亞唯齊與不入境小狄敢踣臣蹤丘冠先永明中爲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主

儉言冠先雖名位未昇而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爾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不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郎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准臣父成例也今僧郎反葬家坐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

書奏不省

梁沈浚爲御史中丞時侯景逼京城外援並至景表
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
不去數日皇太子使浚詣景所景曰卽已向熱非復
行時十萬之軍何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爲申聞
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
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
設此言欲脅朝廷耶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
貴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
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

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刃乎不顧而出景曰此
真司空也然密銜之及破張曠乃求浚害之

後梁袁敞爲吏部郎使于周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
之後敞固不從命主者詰之對曰昔陳之祖父乃梁
諸侯之下吏也棄忠與義盜有江東今大周朝朝宗
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人之後便恐彝
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高
祖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遷侍
中

後魏于什門代人也明元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

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追逼令人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頭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益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群衆之中廻身背跋披袴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蝨被體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以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目爲

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納之叢石石兵脅之曰爲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我爲魏鬼不爲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帝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程駿爲著作佐郎延興末高利王璉求納女於掖庭

獻文許之假駿散騎嘗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
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疋駿至平壤或勸璉曰
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
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
年璉貴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
逼辱之憚而不致駿遂不食死於所至璉大怒
北齊崔摩師東魏孝靜天平初爲通直侍郎爲慰勞
青州使至齊州界爲土賊崔迦業等所虜欲逼與同
事摩師執事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
而還

陽斐字叔鸞北平漁陽人也東魏孝靜興和中除起
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嘗侍聘於梁尚書羊侃魏之叛
人也與斐有舊欲請斐至宅三致命而不答梁人曰
羊來已久經貴朝人遷革李盧亦請宅相見卿何致
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斐曰羊侃
極願相見二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論彼此斐終
辭焉使還除廷尉少卿

張華原爲高祖大丞相府屬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
祖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拘
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

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始天所縱以明公叢爾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原銜喻公旨明公不即日改除轉禍爲福乃欲賜脅以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乃聞其來喜見於色累遷兗州刺史

紇奚未安爲開府後主以并州使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旣敗永安豈惜殘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匹歸之

後周李崇爲車騎大將軍自魏廢帝二年從尉遲迴伐蜀蜀人未戰卽降崇乃應募先使喻之旣入成都蕭撝問迴軍中委曲崇不對撝乃笞辱之冀獲其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反見躡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撝不能得其要旨遂害之

趙昶爲中軍都督太祖平弘農擢爲相府典籤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芒山清水氏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帝將討之先求可使者遂令昶使焉見鼠仁喻以禍福群凶或不從其命者復將加刃於昶而

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
王慶武帝時爲左武伯奉使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
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劈面表哀况
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
守正卒不敢逼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
儀河三司兵部大夫

隋鮑宏初仕周爲御正高祖爲丞相奉使出南會王
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爲謙將奚甚所執逼送成都
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
盧愷後周武帝時爲禮部大夫爲聘陳副先是行人

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

辛公義高祖仁壽初爲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
恐其部內官僚犯法未入州境預令使屬公義答曰
公義奉詔不敢有私至揚州皆無縱捨暕銜之

游元煬帝時爲侍御史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
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
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
率義兵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
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位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
暎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

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唐屈突通在隋爲武侯車騎將軍煬帝遣通以詔徵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有密約曰若璽書召汝於敕字之傍別加一點又與王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覺變詰通占對無所屈撓竟得歸長安夏侯端高祖初擢授秘書監屬李密來降東關之地未有所屬端固請往招諭之乃加大將軍持節爲河道招慰使自澶泉濟河傳檄郡縣東至海南至淮二十餘州並遣使送款次譙會刺史丁叔則及汴州刺

史王要漢並降王世充路途隔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繼而皆不悉去端乃坐大澤中盡殺私馬以會軍士因歎欷曰可斬吾首持歸於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曰公於唐家非有親屬但以忠義之故不辭於死豈有害公而取富貴耶竟冒榛梗晝夜兼行從者唯三十二人或墜崖溺水又死其半及至見高祖但謝無功高祖憫之復以爲秘書監漢陽郡李瓌武德中齎布帛數萬段與突厥結和親頡利可汗初見瓌箕踞瓌餌以厚利頡利大悅改容加敬遣使隨瓌獻名馬後復將命頡利謂左右曰李

瓌前來恨不屈之今日必令下拜瓌微知之及見頡利長揖不屈節頡利大怒乃留瓌不遣瓌神意自若竟不爲之屈頡利知不可以威脅始禮遣之

崔敦禮爲檢校右驍衛長史武德九年太宗令敦禮往幽州召廬江王李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以京師消息敦禮竟無屈撓及瑗誅太宗壯之賜以良馬及黃金器物

蔣儼常州義興人也少以明經累遷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征遼東募有能使於高麗者人皆疑憚惟儼請行既至虜庭爲莫離支所執置於窟室中儼抗節

不撓及高麗敗儼得還

陳行焉爲吉州長史使往吐蕃吐蕃大臣欽陵使行焉拜伏行焉擁節不屈臨之以兵竟不從因被拘留十餘年而卒至永隆二年喪還高宗深嘉歎之贈睦州刺史

田歸道爲左右衛郎將武后朝突厥默啜請入朝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武后不許默啜深怨望遂拘繫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厭之請兼諭以禍福默啜意稍解會有制賜默啜粟

三萬石雜糶等并許結婚歸道乃得還
郭元振中宗神龍中爲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安西大
都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
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牙帳之
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
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
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史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
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
寇庭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
哀行吊贈之禮娑葛感義復與元振通好焉

顏真卿爲太子太師德宗建中末李希烈陷汝州宰
相盧杞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
德宗從之朝廷失色宣武軍節度李勉聞之以爲失
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於路不及
真卿初見希烈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
前迫真卿將食其肉諸將叢遶慢罵舉刃以擬之真
卿不動希烈遽以身弊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真卿
就館舍因逼爲章表令雪已罪願罷兵爲農遣真卿
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帝皆不報每與諸
子書令嚴奉家廟恤諸孤而已希烈大宴逆黨召真

卿坐觀使倡優斥黷朝政爲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斬可呵止時幽州朱滔鎮州王武俊魏博田悅天平李納使皆在坐目真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乎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真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耶君等聞顏杲卿無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反被害詬罵不絕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耶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乃拘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曰坑顏真卿真卿怡然不介意

後張伯儀敗績於安州希烈令齋伯儀旌節首級誇示真卿慟哭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因廻兵殺希烈奉真卿爲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真卿於龍興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僭僞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真卿所積柴庭中沃以油且傳逆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希烈德宗復宮闕希烈弟

希倩在朱泚黨中烈休誅希烈聞之怒是歲八月三日乃使闖奴與景臻等殺真卿先曰有勅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謂勅耶遂縊殺之年七十七及淮西平貞元元年正月陳仙竒使護送真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謚曰文忠

殷侑憲宗時爲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以侑爲副既至虜庭迴紇驕倨見漢使盛陳甲兵與其相不拜欲受漢使禮侑堅立不

動宣命既畢虜使責之云欲留使者行人皆惶懼獨侑謂虜曰今可汗是漢家子婿坐受使臣禮是可汗無禮非使臣無禮也虜憚其嚴正卒不敢逼

胡証爲金吾大將軍穆宗長慶初太和公主下嫁詔以本官檢較工部尚書充和親使行及漢南虜騎繼至狼心犬態一日千狀欲以戎服遽變華服者欲以王臣疾驅徑路者証抗志不拔守漢儀黜夷法不辱君命使迴拜工部侍郎

後唐李承勳爲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伺其釁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藩方交

聘之禮謂者曰燕王為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大國使人大原亞尹自唐帝除授燕王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於獄數日出而訊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勳竟歿於燕李光序為散騎常侍莊宗初平中原與右拾遺曹琛往湖南馬殷册命先是為梁中使往如鄰國禮或稱臣呼殷為殿下賓幕皆有丞郎給舍之目光序等至客司先會謁殷之禮須遵梁朝舊事琛謂之曰豈有湖南令公稱藩事唐室復欲天使稱臣哉如不受唐

册命改圖即任所為既見殷但呼公而已其餘學士舍人但呼為判官書記

晉陳又後唐明宗長興中為中書舍人銜命册公主

於太原 公主即高祖后也 高祖深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

獻可於又宜陳一謳頌以稱帝之美可邀其異待耳

又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

利既損國綱且虧士行又今生所不為也聞者無不

嘉之

漢龍敏晉開運中以尚書左丞奉命抗越先是朝臣將命必陳



崔士和爲中散大夫武定未蕭寶寅之在關中以士和爲督府長史時莫折生遣使詐降寶寅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奏撫慰爲念生所害唐吳損爲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大曆中奉使吐蕃以疾歿于蕃中太宗憫之贈工部尚書

吳淑章敬皇后弟也德宗建中初爲左金吾大將軍時涇原兵叛駕幸奉天盧杞白志真稱朱泚必當向順固無背叛之事德宗擇大臣可使者衆憚其行淑歎息謂親友曰國難不能死非人臣也吾忝恩戚知死所矣遂請使焉及至京城賊泚勉勞如嘗儀淑退

而泚逆謀已決因害淑於四方館之前帝聞而哀悼久之廢朝一日贈太子太傅實封一百戶葬事官給嫡子與正員五品官

孔巢父爲給事中興元二年李懷光擁兵河中巢父奉使宣慰既傳詔旨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悅已死帳下恐禍及已又朔方蕃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頗驕悖不肅聞罷懷光兵權且懷光素服待命而巢父不止之衆咸忿恚咄喑曰太尉盡無官矣懷光亦不禁止遂害巢父及中官啖守盈焉德宗聞而驚悼久之贈尚書左僕射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一

子正員官收復河中日所司備禮葬祭之

張薦為秘書監貞元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

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往弔贈卒於赤眉東嶺東

紇辟驛吐蕃傳歸其柩順宗即位贈禮部尚書

薛存慶為給事中穆宗長慶元年為幽州宣慰使卒

於鎮州以其介左拾遺狄兼暮終事詔贈吏部侍郎

以其將命歿於外加等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便宜 請行 絕域

便宜

傳曰君之使臣也任之以事不制之以辭故古者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漢氏之後
乃有將命于外臨事有謀應變決機周物成務克寧

冊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六十一

閩外之政善救民家之恐或興功利以佐用度或宣威罰以誅暴橫乃至發屬國之兵收功於異域草募府之檄揚威於鄰境置戍以禦羣盜矯命以全舊勳斯固誠心之所存本於利國王事之靡監彰乎匪躬者焉

漢陳平為護軍中尉從高祖擊黥布還至長安燕王

盧綰反帝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

者陳其短失過惡於上譖毀之帝怒曰噲見吾病時高祖病創廼幾我

歿也幾幸我死也幾音冀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

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傳音張戀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

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

多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又呂后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

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

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反縛兩手也載檻

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

公孫遂蒯為濟南太守時左將軍荀彘樓船將軍楊

僕征朝鮮兩將乖異以故久不決武帝使遂往征之

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

下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

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

焉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

汲黯為謁者時河內失火燒千餘家武帝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音類

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特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

歸節伏矯制罪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帝賢而釋之

徐偃為博士使行風俗偃矯制矯託也託言受詔也使膠東魯

國鼓鑄鹽鐵鑄銅鐵扇熾人謂之鼓還奏事徙為太管丞事具憲官

彈劾

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武帝

甚悅

馮奉世為郎先是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

汗為外國所苦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

而西域諸國新輯輯與集同和也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

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侯使節送大宛

諸國客至伊脩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也都尉宋將言莎車

與旁國兵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并

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大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

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

劫南道與軟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

鄯善音都

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聞奉世與其副

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

亟急居力也音切

其勢

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諸國王以發其兵南北道

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

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

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

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

龍而還

言馬形似龍者

嘗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擊匈奴宣帝以惠奉使

克護封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

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

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所至專命而行

也風讀日諷

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發西國兵二

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

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

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

曰既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

置猶放也

王執姑翼詣惠惠

斬之而還

後漢杜詩建武初為侍御史安集雒陽時將軍蕭廣

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
廣還以狀聞光武召見賜以棨戟

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以

赤油韜之謂之油戟
王公以下通用之

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徙詣河內時冷寒
徒病不能行路過引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
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門光武得奏以見
霸曰君所使椽何乃仁於用心誠良使也

宋均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光武詔

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

擢選精勇聞命奔走謂之奔也

往救

之既至而尚已沒時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令均監

軍與諸將俱進賊拒抗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

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

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

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

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

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懼即

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

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

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

問焉

樊準和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冀州到部開倉廩食慰
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
王誦爲議郎獻帝建安二年奉詔書以孫策爲騎都
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守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
都尉領郡爲甚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誦誦便承
制假策明漢將軍
賈逵爲太祖丞相主簿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
觀形勢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
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
並掌軍計

荀禹爲治書侍御史慰勞邊方時明帝始卽位吳孫
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
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

晉劉頌爲文帝丞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饑
土荒頌表求賑貸不待報而行

宋沈演之爲司徒左西掾文帝元嘉十二年東諸郡
大水人民饑饉以演之巡行拯恤許以便宜從事演
之乃開倉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口賜米一斗刑獄
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轉別駕從事

後魏辛子馥爲太尉府司馬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

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簡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北齊張纂爲高祖行臺右丞從征王壁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饑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于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城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聞而善之唐邕爲大司農武成河清元年突厥來寇遣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改勅更促期會繇此兵士限前畢集

白建爲大丞相騎兵叅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栢谷中避賊經二十餘日賊退後勅建就彼簡較續遣使人詣建問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勅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啓知勅許馬戎乘無損建有功焉

後周柳帶韋爲太祖丞相參軍時侯景作亂江右太祖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值假寶等反帶韋乃矯爲太祖書以撫安之並即附降既至郢見邵陵具申太祖意邵陵使遂帶

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唐魏徵貞觀初為諫議大夫奉使安輯河北許以便
 宜從事徵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官齊
 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
 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
 家之利知無不為寧可慮身不可廢國家之大計今
 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
 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便
 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
 既釋遣思行等仍以啓聞太宗甚悅

裴行儉為吏部侍郎儀鳳太中高宗聞吐蕃贊普卒
 而嗣主未立詔行儉為安撫使乘間經畧之行儉以
 贊普新立復委政於欽陵未有間隙乃止
 嗣號王巨天寶末為河南節度使兼統領南陽節度
 事時有詔貶南陽節度使魯炤為東毅巨奏曰若魯
 能存城其功足以補過則何以處之玄宗曰卿隨宜
 處置之巨至內鄉趣南陽賊將畢深聞之解圍走巨
 使追何履光趙國琮同至南陽宣勅貶魯削其章服
 令隨軍効力至日晚以恩命命魯復位
 栢耆為諫議大夫代宗大曆初橫海軍節度使李全



畧卒子同捷爲副大使居喪擅領留使仍重賂藩鄰以求續襲詔授同捷充海節度使以天平節度烏重裔爲滄州節度以代之詔下同捷託以言軍乞留拒命乃命重裔率鄆鄆兵加討鎮州王廷湊本畜狼心欲吞橫海乃出兵於境以赴同捷同捷既窘王廷湊援之至慈州遇前官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徵不及又詔以李祐代爲橫海節度三年三月詔者軍前慰撫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乞降於祐祐疑其詐者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者徑入滄州取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其月二十六日

至德州界謀言廷湊兵來劫篡者乃斬同捷首傳而獻捷百寮稱賀

孔巢父德宗時爲給事中魏博宣慰使田悅背叛日久其下厭亂且喜巢父之至數日田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搖動遂構謀殺悅而與大將邢曹俊等稟命巢父巢父因其衆意令曰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

請行

古之王者在經綸之際志滅寇戎當臨御之初思拓土宇莫不採拓衝之謀延離合之士則可以屈人之

兵而舉無遺筭也故有奮忠誠騁飛辯請以一介之使宣乎萬乘之威發應對以慮變蹈危機而制勝俾梟雄革心殊俗請吏垂諸竹素亦士之難能也

漢隨何為漢王謁者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今成州謂左右曰彼等皆無足與計天下事

者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

萬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張騫漢中人武帝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

擊之元元援助也

漢方欲事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廼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

其父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其父一云堂邑之奴本胡人名其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

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俱出隴西

終軍武帝時為謁者當發使匈奴漢朝欲遣人為軍使於匈奴也

自請曰臣無橫草之功言行草中使草偃卧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

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

石啓前行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

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盡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

少材下孤於外官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以充一方之

請行

任

九當也

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帝奇軍對擢

為諫議大夫南越與漢和親廼遣軍使南越

路溫舒為右扶風丞武帝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

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

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

以盡

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

故官

以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

江充趙國邯鄲人武帝召見大臺宮既至前問以當

世政事帝悅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

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帝以充為謁者

使匈奴

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

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

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

陳湯元帝時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

校尉與甘延壽俱出

班伯為奉車都尉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

河平中單于來朝成帝使伯持節迎於塞下

後漢來歙建武初為太中大夫是時光武方以隴蜀

為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

西州謂隗囂也

子陽稱帝

子陽公孫

述道途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畧未知所任

用持節

奉使部

卷之六十一

十一

其謀若何歟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三年乃以欵使隗囂

蜀諸葛亮初從先主在樊聞荊州劉琮已降曹公遂率衆南行為曹公所追破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

吳大帝也

及至吳郎遣水軍三

萬隨亮詣先主

吳魯肅初事大帝以荊州劉表死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

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於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拒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帝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後魏鹿念為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梁遣其

豫章王綜鎮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綜梁帝愛
子衆子咸謂不然或募人入報驗其虛實愈遂請行
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
隋高頴爲高祖相府司錄時劉昉爲司馬鄭譯爲長
史尉迺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
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
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爲將譯又
以母老爲請高祖不懌頴遂請行深合上旨遂遣之
陸知命開皇中爲儀同三司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
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展物色芻蕘匹夫奔踈

或陳狂瞽伏願輓輟旋續覽臣所謁昔軒轅御曆既
緩夙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
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惟高麗小豎
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繇惡殺好生欲
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
闕下書奏天子異之

唐蔣儼貞觀中爲右屯衛兵曹叅軍太宗將征遼東
募使高麗者衆皆畏憚儼謂人曰主上雄畧華夷畏
威高麗小蕃豈敢圖其使者縱其凌虐亦是吾死所
也遂出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置於窟室脅以兵刃

終不屈撓會高麗敗得歸太宗奇之拜朝散大夫
喬寶明爲紀王府叅太宗征遼寶明以乘輿暴露堅
城之下賊久未平不勝其憤因至長安爲司空房玄
齡陳取高麗之筭玄齡表送請行在謁太宗與語甚
奇之謂曰今安市不降平壤尚遠我慮三軍寒凍已
命班師卿既遠來今者欲陳何策寶明日昔魯連飛
矢而燕將死陸賈使越而趙佗順臣願將命平壤申
諭高麗承趾蹕之後心膽破裂臣得進說其必面縛
而自致耳若懷不遜臣請爲傅介子斷蘇文之首以
降其國太宗壯其言曰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祿如

卿之輩終不投之死地也於是引寶明叅侍從之列
尋守通事舍人

吳淑章敬皇后之弟建中初爲左金吾大將軍時涇
原兵叛德宗幸奉天盧杞白志貞稱朱泚必當向順
固無背叛之事帝擇大臣可使者衆憚其行淑歎息
謂親友曰國難不能死非人臣也吾忝恩戚知死所
矣遂請使焉

相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畧學縱橫家流憲宗元
和中王承宗以嘗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者
於蔡州行營以畫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

處士充左拾遺充使

絕域

王者文明之治既成於中震疊之威將加乎外思布
皇澤必選奇材若乃經畧遠夷懷柔絕域一介而往
單車載馳齎三歲之糧通百金之貨泛浮金沒羽之
水歷沍寒多雨之國窮山川之源覽氣象之異至於
飲食非艱言語靡通道閉不開兵阻攸隔而能同憚
回遠志期宣導莫不慎乃風操奉其幣帛以結於驩
好以致其琛賚至於死亡畧盡星紀屢周握節而歸
不辱王命非乎心比金石志在功名者豈及此哉

漢婁敬高祖時為中郎號奉春君高祖取家人子為
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

張騫為郎武帝遣使通西域使月支行時百餘人去
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
康居而傳聞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
土地之形及
所生之物也

呂越人武帝時與王然于栢始昌等十餘輩間出西
南夷求間隙
而出也指求身毒國王滇滇王當羗廼留為求

道當羗滇
王名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為昆明
所閉塞後南粵
破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

司馬相如字長卿武帝時為郎唐蒙已略通夜郎因
 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
 道不成士卒多物故物故死也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
 事者多言其不便帝乃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
 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
 吏幣物以賂西南夷相如使畧定西南夷邛笮冉駹
 斯掄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沫水
 出蜀廣平徼外若徼外南至牂柯為徼徼以木石水為界
 去邊關欲與牂牂柯作徼塞也斯掄之君等自求通靈山道橋孫水鑿開靈山道孫水
 元入若水於孫出臺登縣南至會以通邛笮還報天子大悅
 水上作橋也

王烏北地人元鼎中匈奴數使使好辭其言求和親
 漢又使揚信使於匈奴揚信既歸漢使烏等如匈奴
 匈奴復調以其言給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結為
 兄弟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
 蘇武為移中廐監時匈奴留使郭吉路充國等匈奴
 使來漢亦留之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盡歸漢
 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
 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嘗惠
 募士斥侯百餘人俱
 嘗惠太原人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蘇武使匈奴昭



帝時乃還宣帝本始二年使烏孫其後復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

王忠為光祿大夫以馬宏為副使西國

文忠為關內尉時燭賓遣使奉獻漢使忠送其使其

後軍侯使尉賓

奚充國宣帝時為使者送烏孫公主小子萬年為莎

車王

馮奉世宣帝時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詣國客至伊

脩城

魏和意宣帝時為衛司馬副侯任昌送烏孫侍子

竺次為謁者宣帝遣次以期門其延壽為副送烏孫

楚主侍者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立楚主子元貴

靡為大昆彌

樂奉為侍郎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至京師學鼓琴

漢遣奉送王女過龜茲

殷廣德為侍郎宣帝時車師王奔烏孫烏孫留不遣

漢遣廣德責烏孫求烏孫王

董忠為長樂衛尉宣帝甘露三年單于來朝遣歸國

漢遣忠與車騎都尉韓昌將騎一萬六千送單于出

朔方鷄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元帝即位

漢復遣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寒邪單于侍子
夏侯藩為中郎將成帝綏和元年漢遣藩副校尉韓
容使匈奴

韓況為中郎將哀帝元壽二年單于來朝遣況送之
單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況等乏
食單于乃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

王咸濟南人王莽前誅單于侍子登莽天鳳二年單
于既和親莽選儒生能顯對者以咸為大使五威將
軍琅邪伏黯等為帥使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墓棘
鞭其屍又令匈奴却塞於漢北止責單于馬萬匹半

三萬羊十萬一以及稍所畧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
好為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
之罪應敵縱橫單于不能詘遂致命而還咸入塞病
死

陳遵為河南尹免官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
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
復令統報命

段柳

田吟切

為中郎將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詣

闕奉稱藩臣遣柳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三十一年
單于薨柳將兵赴弔祭以酒米

鄭衆爲越騎司馬明帝永平八年北單于遣使來朝
命衆北使報命
其英爲西域都護班超掾和帝永元九年超遣英使
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舩人謂英曰
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
有三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
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皆前世所不至山經
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
蜀馬良爲侍中時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
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

吳康泰爲中郎使扶南先是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
貢獻魏晉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
勿使其國從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
歷言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
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
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旃遣勿等
還積四年方至其時秦使扶南乃見陳宋等具問天
竺土俗云佛道所興也

劉咸會稽人爲吏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秦論來到
交趾太守劉邈遣送詣大帝大帝問方土謠俗論具

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歎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大帝以男女各十人差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

南齊江景玄為益州刺史劉俊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鄴善于閩鄴善為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閩尤信佛法丁零借稱天子勞接景玄使反命茵茵嘗繇河南道而抵益州

後魏高徽宣武延昌中假員外散騎嘗侍使於嚙噠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維侯烏孫並因之以獻名馬

劉長文為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

孫紹孝明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

元孚從出帝入關為司空兼尚書令太保侍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于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歡悅奉皇后来歸

北齊斛律羨舉為東夏州刺史時高祖欲招懷遠夷令羨舉使於阿至羅宣揚威德前後稱旨甚被知賞張纂為右光祿大夫使於茹茹

後周庫狄峙初為西魏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蠕蠕乘虛屢為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

王慶為將軍使吐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
隋元暉初仕後周為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為寇患
朝廷時結和親令齎錦綵十萬使于突厥
長孫晟初仕後周為司衛上士宣帝時突厥攝圖請
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
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慶送千金
公主至于其牙前後使者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
而獨愛焉開皇四年為奉車都尉副虞慶則使於攝
圖七年攝圖死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莫何可汗八
年處羅侯死又遣晟往弔十三年又使焉

辛彥之仕周為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
賀若誼仕周為直閣將軍嘗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
攜貳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茹茹太祖悉其并力
為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厚利茹茹信之
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

長孫平為工部尚書時突厥達頭可汗與都監可汗
相攻各遣使請援高祖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
縑三百疋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為陳利害
遂各解兵

柳謩之為光祿少卿時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

化公主妻之以騫之兼散騎嘗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審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

杜行滿爲司隸從事煬帝即位之後遣行滿使於西域至安國得五色鹽而返嘗駿爲屯田主事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駿與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疋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

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獅子島自是島於赤土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鷄籠島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鑠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與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籍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道路至王宮駿等奉詔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

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不復赤土國矣飲食踈薄願爲大國意而食之後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蠃蝸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北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儀甚厚尋遣那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亟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上十餘日至林邑

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濶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耶迦於引農謁帝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等官賞各有差裴清爲文林郎煬帝遣清使於倭國渡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廻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至東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王

韋節爲侍御史與司隸從事杜行蒲使於西藩諸國

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儂女獅子皮鼠毛而還

唐劉文靜為晉陽司馬高祖起義文靜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因遣文靜使于始畢可汗
襄武公琛與大嘗卿鄭允璠齋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

高表仁為新州刺史貞觀中倭國朝貢太宗矜其道遠詔所司無令歲貢又遣表仁持節撫之表仁浮海數月方至云路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葱鬱有烟火之狀若鑪鎚號叫之聲行者聞之莫不危懼

郭元振為通泉尉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時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右武衛鎧曹充使聘於吐蕃蕭斯為右散騎嘗侍武宗大曆九年為迴鶻宣尉使崔漢衡以簡較禮部員外郎大曆六年為和吐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後為鴻臚卿建中四年加簡較工部尚書復使吐蕃

韋倫為郴州防禦使坐事貶隋州司馬建中初德宗選堪使絕域者擢拜倫太嘗少卿兼中丞持節充通和吐蕃使倫至蕃中宣諭皇恩次述國家威德遠振蕃人大悅贊普入獻方物使還遷大嘗卿再入吐蕃

西蕃畏服

樊澤為都官員外郎充和蕃使蕃中用事宰相尚結贊深禮之

于頔以櫟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後為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充西蕃計會使

張薦為太嘗博士貞元四年廻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廻紇以薦為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廻紇可汗薦以秘書少監持節為使還久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往弔贈卒於赤嶺東紇辟

驛吐蕃傳歸其柩順宗即位贈禮部尚書前後三使

異國

袁滋為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冊南詔使及還以

清平官尹輔酋來朝

呂溫為左拾遺貞元二十年副工部侍郎張薦為入

吐蕃使吐蕃以中國喪禍留溫經年

武少儀為太嘗少卿元和四年命少儀兼御史中丞

持節充冊立南詔及弔祭使

先是諫議大夫段平仲充使繼命諫議大夫呂

元膺充湖南江西宣慰使議者以為諫議盡去慮手大體繇是元膺行平仲繼止乃遣少儀

殷侗為太嘗博士元和中廻紇請和憲宗仍命宗正

少卿李孝誠奉使宣命以侑爲副
鄭權爲右散騎嘗侍長慶二年自迴鶻告哀迴穆宗
初卽位欲重其使以權嘗歷顯位器質魁偉有詞辨
可以將命故選任之至虜庭詞氣頗得使臣之體虜
衆敬憚焉

劉元鼎爲大理卿長慶二年自吐蕃使還對於麟德
殿奏往來渡黃河上流在洪濟橋去西南十餘里其
水極爲淺狹春可揭涉秋夏則以船渡其南三百里
餘有三山形如鍬河源在其間水甚清冷流出六十
里然經一赤岸長五十餘里土色如頰河流經歷水

色遂赤續爲諸水所注漸就黃濁又其源西去蕃云
烈館約四驛每驛約二百餘里東北去莫賀延磧尾
約五百餘里其磧尾濶五十里向南漸狹小北自沙
州之西乃南入吐渾國至北轉微故號磧尾計其地
理當劔南之直西元鼎初見贊普於悶但廬川蓋贊
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邏婆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
李從易爲宗正少卿文宗太和四年兼御史中丞賜
紫金魚袋充入吐蕃答賀正使

後唐李彥楷爲供奉官明宗天成元年與高品李光
裕使雲南

烏昭遠為左金吾衛將軍天成二年以昭遠守左衛上將軍充入蠻國信使

... 昭遠... 蠻國... 信使... 天成二年... 昭遠守左衛上將軍... 充入蠻國信使... 昭遠... 蠻國... 信使... 天成二年... 昭遠守左衛上將軍... 充入蠻國信使...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十二

羈留 死事

羈留

古者念國事之重慎出疆之選故歛旛拭壁著乎法制皇華四駐形於風什至若冒威強隣投身絕域遇責言之禍因加兵之勢國患未弭道閉不通拘留別

館樵悴窮海嬰維繫之苦極窮愁之感乃有持節不
屈誓志無苟與言慷慨以聳其聽移書引喻以動其
心終受禮而遂歸能蒙恥而有守此固精剛內激忠
純不二雖濱乎九死嬰是多難而保令名於將來為
良史之稱述不亦躋哉

石買孫蒯皆衛大夫魯襄公十七年伐曹取重兵曹
人愬于晉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
孫蒯于純留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治本罪而晉
因為其行人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陳無宇齊大夫魯昭公二十年四月送女致少姜晉
韓須如齊逆女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
號所以

寵異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
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中都
晉邑

在西河界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
也畏大國也

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
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

遂逆致此執辱之罪叔向言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
字

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

貪國則不共逆畢於送是
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

為盟主且少姜有辭謂請無
字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蹶繇吳子之弟也魯昭公五年冬楚子伐吳以驛至

於羅汭驛傳也
羅水名吳子使蹶繇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鬻

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問君將治

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

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今龜兆告吉

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休解也

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憑怒憑盛也虐執

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

完器其可以息師息楚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

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

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嘗一

臧一否其誰能嘗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

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是行也

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繇歸十九年令尹子瑕

言蹶繇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

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

也乃歸蹶繇

季孫意如魯大夫平子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會晉

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

而棄兄弟蠻夷晉也兄弟魯也其執政貳也報政之日有二貳心於言而助之

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於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

焉不可以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平

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患謂見報二副也子服惠伯曰

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椒惠伯名晉人執平子子

服惠伯見韓宣子宣子晉正卿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

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信抑闕矣昔樂氏之亂齊

人聞晉之禍伐取朝歌問侯也樂氏晉大夫樂盈也獲罪奔楚自楚奔齊魯襄二

十三年齊莊公納盈不克秋伐晉取朝歌朝歌晉邑也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

使叔孫豹發師敝賦踣跛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使

次於雍淪晉地也與邾鄆勝擊齊之左邾鄆勝晉大夫趙旃之子頃子

勝也左右軍也猗止晏萊焉從後日猗止獲也晏萊齊大夫齊師退而後敢

還非以求遠也非以遠求功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

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至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

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益謂得晉之力也今信蠻

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免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

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

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

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季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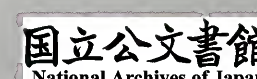
叔孫婍魯大夫昭公二十三年正月邾師過武城遂

取之獲鋤弱地邾人愬子晉晉人來討叔孫婍如晉

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

邾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為叔孫之介副請



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

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

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日子弗良圖而以叔

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

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

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為諸侯皆得輒相

執乃弗與使各歸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慤

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慤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

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

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

立期立待命也從且至旦為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

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取其冠法

而與之兩寇曰盡矣既送作寇樸法又進二冠以與之為若不解其意為叔

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汝

所行貨見如不出留中豐不使得出二十四年正月晉

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我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經待于門

內匿叔孫家臣曰餘左願而欵乃殺疑士伯來殺也故謀殺之右顧而

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

以父子久執子以謝知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

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樂祁宋大夫魯定公六年秋八月樂祁言於景公曰

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

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它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

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

寅即晉政多門往必有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不行

也見溷而行溷樂祈子也見於君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

縣上獻揚楯六十於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

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揚楯賈禍弗可為也已范知

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為國死范獻

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

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獻子怒祁北趙氏經所以稱行人

八年二月趙鞅後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

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

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未必叛晉執樂祁在晉六年獻

子私謂子梁獻子已歎子梁樂祈曰寡若懼不得事宋君是以

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子子梁以告陳寅陳曰宋將

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太

行太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

止諸州

漢張騫漢中人武帝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

奴破月氏王

月氏西域胡國也

以其頭為飲器

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

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

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人

援助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也

更過也音工衡反

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

氏奴甘父

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其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

俱出隴西經匈奴

過由匈奴過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

日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

乎留騫十餘歲子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

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向

西走數十

日走趨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

至大宛

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欲問何之騫曰為漢

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道讀

日誠得至反漢漢之路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

為然遣騫為發道譯抵康居

抵至也

康居傳致大月氏

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

君之

以大夏為臣為之作君也

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

漢殊無報胡之心

下遠音千萬切

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

得月氏要領

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

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音二功切也

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羗中歸並音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

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強力言堅忍於事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悉射禽獸給食給供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郭吉史不載何官武帝元封元年十月親巡朔方歷上郡

西河出長城北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以建武節使

吉諷告單于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主客主接諸客

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

見吉日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

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

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苦寒無水草之地

為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

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又云征和

四年匈奴單于遣使遺漢書漢遣使者報送單于使單于使左右漢難使者曰漢禮義國繇二師道前大

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乃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

罪當笞小過耳孰與昌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帝妻后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

蘇武字子卿初為移中廐監移中廐名時漢連伐胡故數

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

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天漢元年武帝遣武以中郎

將使持節使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張勝

及假吏嘗惠等既至匈奴單于益驕武留單于庭十
九歲迺還

宋桓榮祖為冗從僕射明帝遣說薛安都為安都所
拘不得還因收集部曲為安都將領假置冠軍將軍
安都引虜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胸山虜遣騎追
之不及榮祖懼得罪乃逃遁淮上

後梁庾信為右衛將軍散騎嘗侍聘于周屬大軍南
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
祿大夫都督

陳徐陵初仕梁武帝為通直散騎嘗侍使魏及侯景

寇京師父攜竈在圍城內陵不奉家信會齊受魏禪
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
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曰夫一言所感疑暉
昭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
殷紘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
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
沛之期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而望執事不聞
之乎昔分鼇命鳳之世觀河拜雉之年則有白鳥流
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感旱圻三川長波
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王鏡而猶屯何則

聖人不能爲時斯因窮通之嘗理也至如荊州刺史
湘東王機神之所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
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
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
使郊禋楚翼寧非夏祀之君戡定艱難便是芟周之
霸豈徒函王徙雍朞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
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慎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
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投身如期斯所未喻一也
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徑途何幾至於鏗
鏗曉係的的烽霄隔淑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

流寶盃遙憶湓城峯號香爐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
王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
而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
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
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閉
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
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
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
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
一如其境外脫頽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

命又此段賓遊通無貨殖委非韓起聘鄭私買王鏐
吳札過徐躬掛寶劍繇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
皆已虛罄散有限之餘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
且劇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
輕一髮死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
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
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
獨宿非勞聚橐之儀微騎間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
將從私其騾驢綠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
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

可懼雖非通論皆是外言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
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皆憤
厲旣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家磔蚩尤千剝割
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讐佩弭腰鞭爲其卑
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徂詐遂駭狼心頗疑中
萬之誅彌懼苟瑩之請所以奔躡勁角專恣憑凌凡
我行人偏膺讎憾正從蒞觴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
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見焉又聞本
朝公王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茲
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

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讐我以何親爭歸
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駿
篋吾雖不敏嘗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
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名為葛
榮之黨邪為邢果之徒耶如日不然斯所未喻四也
假使吾徒還為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當居則
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著為籌
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臯
家流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
所知也且夫宮闈秘事並若雲霄英俊訐謨寧非惟

幄或揚鷺而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
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訟革刑政寬猛則
謳謠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
在搖其齒牙為間諜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
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
可濟河橋馬渡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鷄鳴皆曰田文
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
在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
元師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剪馘乃至鍾儀見赦
明發遵途襄左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旛拭玉修好

尋盟洙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贈賄公恩既被賓敬
無違今者何嘗翻蒙貶責若以爲言斯所未喻六也
若日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與形魄固已
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海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
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樊籠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
懸况吾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致久是
卽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
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
其言何能善諱夫屯亨治亂有意於前期謝嘗侍今
年五十有一吾今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

彼後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
吾知其決正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繇
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
囿文林凡有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
至春和微宜商畧夫宗基彌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
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穢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
伯無讐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繫驥子於三
年斯非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嶠且
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
於楚殿躬奪壁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

誘梁客其外膏唇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媵媚曹屈詐於羈縻旋軫歲到於勾吳寇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畧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鱗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從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身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稟付源出

王桑行路貪情猶其相愍嘗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趣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驟駕前王郎吏明經鷓鴣知禮巡省方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者耄至以珪璋王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私啣泣吞聲長對公間之怒情禮之訢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封舌是所不圖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彼驅畧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墻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

言可念如得生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携俱免凶
虞夫四通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寃孫叔稱
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叅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
禮而中朝大義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
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
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楊越朝千
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
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漢丞相解頤之說
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請能曉諭若鄙言爲謬
來旨必通分請灰釘其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齟舌

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
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
崇樹長懷向漢之悲西維孤墳嘗表思鄉之夢于祈
以屬哽慟增深遵彥更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
侯蕭淵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

袁憲武帝永平元年爲中書侍郎兼散騎嘗侍與黃
門侍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
後魏賀狄干爲北部大夫道武遣狄干致馬千匹結
婚於姚萇會萇死興立因止狄干而絕婚
秦王觚翰之子也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

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
賂道武絕之觚率左右馳還為垂子寶所執垂待之

更厚

又云叔孫建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

耿貳

史不載官

使於北燕馮跋跋遣其黃門郎嘗陋迎之

于道跋為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

忿而不謝跋散騎嘗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

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事馮懿以傾佞有

幸盛稱貳之陵傲以激跋曰亦各有志也匹夫尚不

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貳不遣

後周元偉為小司寇武帝建德四年偉為使報聘于

齊是秋帝親戎東討偉遂為齊人所執六年平齊偉

方見釋帝以其久被幽繫加授上開府

伊婁謙為宣納上士武帝將伐齊使謙聘齊觀釁帝

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揚休之責謙曰貴朝盛

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馮式之始未聞興師設

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嘗理豈足怪

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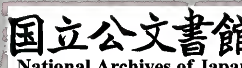
陳許善心為直通散騎聘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

獲反命累表請辭高祖不許留贄賓館

唐鄭元壽為太嘗卿時突厥始畢可汗弟乙力設代

其兄為叱羅可汗又劉武周將宋金剛與叱羅共為倚角來寇汾晉高祖詔元壽入蕃喻以禍福叱羅竟不納乃欲總其部落入寇太原以為武周聲援未幾叱羅遇疾療之弗愈其下疑元壽令人毒之乃囚執元壽不得歸叱羅竟死頡利嗣立留元壽每隨其牙帳經數年頡利後聞高祖遺其財物又許結婚始放元壽來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庭累載拘繫蘇武弗過也拜鴻臚卿 又云武德四年四月突厥寇并拘我行人漢陽公環大嘗卿鄭元壽左騎衛大將軍長孫順德高祖大怒亦留其使人後鄭元壽數歲得還高祖謂曰卿古之蘇武張騫弗之過也凡五使突厥幾於死者數焉

源休為京兆尹弔冊迴紇使德宗建中初休奉使至振武軍使張光遠已殺迴紇突董等帝初欲遂絕其使令休還待命於太原久之方遣仍令休歸其突董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屍突董者即武義可汗之叔父也屍既至可汗令宰相已下具彩車及馬來迎其宰相頡于思迦等坐大帳外雪中詰殺突董等故休曰突董等自與張光晟忿鬪而死非天子命也又問使者皆唐國負罪死不能自戮耶不然何假手於我殺之也凡將殺者數矣言頗悖慢乃引去供餼甚薄留之五十餘日乃得還可汗使謂休曰我國人皆欲



殺汝唯我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吾又殺汝猶以血
 洗血汙益甚爾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馬
 直絹一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散支將軍康赤心
 等隨休來朝休竟不得見可汗尋遣赤心等歸與之
 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

郭降為鴻臚卿貞元六年奉使册忠貞可汗可汗為
 其弟所殺而篡立時迴鶻大將頡于迦斯西擊吐蕃
 未迴及四月其次相率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
 為可汗年方十六七及六月頡于迦斯西討迴將至
 牙帳次相等懼其復有廢立不欲漢使知之留降數

月令迴及頡于迦斯之至也可汗等出迎於郊野盛
 陳降所送國信器幣可汗與次相等皆俯伏自言廢
 立之繇且請命曰惟大相生死之悉以所陳器幣贈
 頡于迦斯以悅之可汗又拜泣曰兒愚幼無知今幸
 得立唯仰食於阿爹國政悉不敢問也迴鶻謂父為
 爹可汗以子事之頡于迦斯以其卑遜興感乃相將
 號哭遂執臣子之禮焉盡以所贈器幣頒賜左右諸
 行從將士已無所受自是其國稍安乃遣達北勒梅
 錄將軍告忠貞可汗之哀於我且請册新君也

魏竇義

史不載官

為幽州揚志誠春衣使文宗太和七年

志誠以簡較工部尚書轉簡較吏部尚書中使廉奔
迴奏日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有怨言兼他使焦奉
鸞尹士恭並為志誠繫留矣

強文彩

史不載官

為安南送冬衣使為黃洞賊所留

死事

烈士之節可殺而不可辱也蓋有備使乎之任乘不
測之險危言抗論厲聲正色臨白刃而不撓履虎尾
而無憚卓然守節甘心死地斯可謂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也已其或中反間之謀值變故之勢淪陷異域
遭罹非命際會世難以隕厥身誠可悲也至有奄忽

被疾遊於客館復命中途號於左穀亦詩人盡瘁之
斯在而春秋加等之攸及咸用論次著之于篇
伯蠲鄭大夫魯成公九年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
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漢酈食其為高陽里監門

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圍監門門卒也

高祖初

為漢王使食其說齊時韓信虜魏王破趙伐降燕定
三國引兵將東擊齊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
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
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
間使謂使人伺何
以得無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

餘城掉搖也將軍將數萬眾廼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

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

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

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欺已而烹之

朱建子臣欽若等曰朱建之子也史闕名文帝時為中大夫使匈奴

單于無禮建子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安國少季姓安國字少季霸陵人武帝時南粵王嬰齊死子

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初嬰齊為太子入宿衛取邯鄲

膠氏女及即位立為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

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少季喻王王太

后入朝令辯士諫議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

等輔其決助命決義也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

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

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

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北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

關於天子許之王太后將入朝其相呂嘉數諫止也

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

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

謀誅嘉等介特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

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

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太后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嘉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

谷吉元帝時為衛司馬會致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

附漢議遣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康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鄧支

單于鄉化未醇不雜曰醇醇一也厚也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

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宜絕而不送近

從塞還示棄捐不畜畜謂愛養也使無鄉從之心鄉從謂向化而

從命也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

漢之節承明聖之詔諭厚恩不宜敢桀言到支果威當不敢傑點

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嬰猶帶也必

遁逃遠舍不敢近邊舍止也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

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單于庭帝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

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帝許焉既至鄧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後漢伏隆字伯文瑯邪夷武人仕郡督郵建武二年



張步兄弟各擁強兵據有齊地光武拜隆光祿大夫使於步即拜東萊守而劉永亦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二州青徐也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有困厄授命不顧又使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得生到闕庭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萬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訴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

胡毋班獻帝初為執金吾與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

將作大將吳脩越騎較尉王環安集關東後將軍袁

術河內太守王康各執而殺之班字公節太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為

袁紹河內太守唯韓融獲免

蜀馬良為侍中先主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

夷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

晉王運為南海太守元帝命陶侃討杜弼弼乞降帝

使運受弼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弼

巴東監軍張受命後諸將徇功者攻擊之不已張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

前秦閻負為苻堅遣負及梁殊銜命下書徵張天錫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宋朱超石仕晉為河東太守其兄齡石先持節督關中諸軍事關中擾亂高祖時為車騎將軍遣超石慰勞河雒至蒲坂值齡石自長安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河就之與齡石俱沒為佛佛所殺

臣欽若等曰佛佛即赫連勃勃

孫長度為奉朝請明帝遣使業代孔顓行會稽太守事使長度送仗與之并令召募行達晉陵表標就其求仗長度不與為標所殺追贈給事中

崔元孫為尚書度支郎泰始二年青州刺史沈文秀反明帝遣明僧暲等與平原諸郡義兵伐之使元孫慰勞諸義軍元孫隨僧暲戰敗見殺追贈寧朔將軍冀州刺史

南齊車僧朗太祖為齊王時遣使于魏會宋順帝亦遣殷靈誕使于魏魏孝文大饗群臣僧朗以班在靈誕之後辭不就席宋降人解奉君亦僧朗於會中詔

冊府元龜

死事

卷之六十一

誅奉君等

梁張載爲太府卿時王琳爲湘州刺史恃功縱暴爲元帝所徵至江陵以下吏乃使載與廷尉黃羅漢宣慰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羅漢殺載載性深刻爲帝所信荆州疾之如讐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鬻割備五刑而斬之

後魏秦愨王觚明王翰之子觚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絕之道武之討中山慕容普麟旣自立遂害觚以固衆心帝聞之哀慟及

平中山發普麟冢斬其尸收議害觚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剗殺之乃改葬觚追謚秦愨王封子夔爲豫章王以紹觚

高吞字明珍爲員外郎散騎侍郎與叔徽俱使西域還至河州遇賊攻圍城陷見害

崔長謙東魏孝靜天平中爲主客郎兼散騎嘗侍使梁還卒於宿預時人歎惜之以死王事贈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崔士和爲中散大夫武定末蕭寶寅之在關中以士和爲督府長史時莫折生遣使詐降寶寅表士和兼

冊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六十一

二十四

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害
唐吳損爲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大曆中奉使吐蕃
以疾歿于蕃中代宗憫之贈工部尚書

吳澈章敬皇后弟也德宗建中初爲左金吳大將軍
時涇原兵叛駕幸奉天盧杞白志貞稱朱泚必當向
順固無背叛之事德宗擇大臣可使者衆憚其行澈
歎息謂親友曰國難不能死非人臣也吾忝恩戚知
死所矣遂請使焉及至京城賊泚勉勞如嘗儀澈退
而泚逆謀已決因害澈於四方館之前帝聞而哀悼
久之廢朝一日贈太子太傅實封一百戶葬事官給

嫡子與正員五品官

孔巢父爲給事中興元二年李懷光擁兵河中巢父
奉使宣慰既傳詔旨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悅已
死帳下恐禍及已又朔方蕃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
頗驕倖不肅聞罷懷光兵權且懷光素服待命而巢
父不止之衆咸忿恚咄咄曰太尉盡無官矣懷光亦
不禁止遂害巢父及中官啖守盈焉德宗聞而驚悼
久之贈尚書左僕射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乃授一
子正員官收復河中白所司備禮葬祭之

張薦爲秘書監貞元二十年吐蕃普贊死以薦爲工

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往弔贈卒於赤眉東嶺東
紇辟驛吐蕃傳歸其柩順宗即位贈禮部尚書
薛存慶為給事中穆宗長慶元年為幽州宣慰使率
於鎮州以其介左拾遺狄兼暮終事詔贈吏部侍郎
以其將命歿於外加等也

冊府元龜

貞正忠貞

冊府元龜

貞正忠貞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十二

失指 辱命 挫辱 專恣 受賂

失指

夫荷皇華之任通二國之好而乏其專對之能失彼
綏遠之指或吐詞過佞致終身而見踈或撫邊不恭
召羣羗之抵冒請救兵而發其忿覆民災而言無損

國宣朝命不沃主心繇是自擬悔尤多從遣謫信史是載所以顯其顛蒙後生覽之猶或為之媿赧者矣魯隱公五年鄭伐宋入其郭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郭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云知而故問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責窮辭

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漢公孫弘武帝時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奏事不合

天子帝怒以為不能弘乃托病免歸之意

義渠安國宣帝時為光祿大夫使行諸羗行音干先

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一零音憐豪帥長也湟水出金城臨羗塞外東入河湟水

之北是漢地湟音皇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趙充國劾

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羗人旁緣萌言抵冒度湟水旁

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切冒莫比切郡縣不能禁

吳張溫太帝時以輔義中郎將使于蜀既至詣闕拜

章曰昔高祖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

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

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

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齊力清澄江滄願與有道平

一字內委心叶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

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

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郟近郊頗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而大帝陰銜溫稱羨蜀政後終斥之

南齊茹法亮武帝時爲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帝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慰勞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其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刑賞處分皆稱勅斷決軍還帝悔誅子響法亮被責

唐高表仁太宗時爲新州刺史貞觀十一年十一月

倭國使至太宗矜其路遠遣表仁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表仁無綏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繇是復絕

元彥冲玄宗時爲陳留郡太守充河南道處置採訪使天寶十二載坐失移官詔日元彥冲頃以宿名俾爲連率澄清之內淑慝未分巡略之中紀綱不振至於洪河所歷湍悍是嘗每軫朕懷恐爲人患况先有處分早令隄防如聞脩塞之間責成官吏決溢之後致損黎甿曾不存撫便來朝計及別差巡問遽請旋歸字牧之方有損成寄去就之外未爲得所豈可尚

居雄鎮仍在輜軒宜從薄懲俾申後効可使持節南陽郡太守

趙計代宗時大曆末爲御史會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幹奏損田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巡復時渭南縣令劉澡曲附度支且干善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于府及戶部分巡計不欲忤度支奏報協澡帝覽奏以爲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侍御史朱敖再覆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大怒澡因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存恤隱之意耶卿之此得可謂稱職下有

司訊覆澡及計並伏罪及貶澡爲萬州南浦縣員外尉計爲澧州員外司戶參軍

成抗敬宗寶曆初爲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答賀正使而抗獻章請事漏署其名帝以其誠敬有乖恐不能將命故以光祿卿李銑代焉抗貶饒州長史

羅讓寶曆中爲吏部郎中充滄州宣慰使是時李全畧旣死其子同捷竊主兵事弔贈使廻朝廷又命讓等宣慰蓋欲示以威信冀其革心而讓與判官樂坤等至滄州莫能措一言授其書詔而歸殊失奉使之

李從簡文宗開成初為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
將命虜庭不能專對貶復州刺史

辱命

傳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夫達一國之政
繫一介之使或奉執圭之信或專持斧之威周旋揖
讓之間觀聽幾宜之際而乃辯對失禮稽違過期是
為辱命不克奉公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亦奚
以多為也

仍叔為周大夫桓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仍叔之子

弱也

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

華耦為宋大夫聘于魯文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

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

君

華耦督曾孫也督弑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

請承命

於亞旅

亞旅上

魯人以為敏

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

子所不與也

王叔為周卿士靈王使王叔陳叔愬戎于晉

戎陵之周室故

告愬

盟主 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王叔

反有二心于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孫文子衛大夫聘于魯公登亦登

禮登階臣後君一等

叔孫穆

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體敵並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也安徐孫子無辭亦無悛容

漢王翁孺武帝時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它郡

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二千石者奏而殺之

其一千石以下則得誅及通行飯食坐達及者大部至斬萬餘

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

車千秋為高寢令上書訟戾太子寃立拜大鴻臚數

月為丞相後漢使者至匈奴使者史不單于問曰聞

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言此人何以使者曰以上書

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

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

下之吏良久廼賞之

魏邢貞史不文帝黃初二年使吳拜孫權為吳王貞

入門不下車軍師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

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

邢貞即遽下車

後魏元孚為北道行臺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環於柔

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環眾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

留孚載以輜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
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環途南過至舊京後遣孚
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
孚辱命處孚流罪
盧度世爲散騎侍郎使于宋宋孝武遣其侍中柳元
景與度世接對度世應對失理還被禁劾經年乃釋
東魏鄭伯猷爲光祿大夫孝靜元象初以本官兼散
騎嘗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
宴對申禮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
相接議者以此貶之

北齊魏收爲通直散騎嘗侍副王昕聘梁收在館途
買奴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
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
後唐李彥珣明宗天成初爲通事舍人嘗遣使東川
至其境從人爲董璋所收彥珣竄還以失敬故也
烏昭遇爲供奉官天成初使于兩浙每以朝廷事私
於吳人仍日錢鏐爲殿下自稱臣謁鏐行舞蹈之禮
及使廻副韓玟具述其事

李仁矩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天成中奉使東川張
宴以召之仁矩貪於館舍與娼妓酣飲日既中而不

至大爲璋所詬焉自是深啣之

蘇繼顏爲閣門副使長興四年六月繼顏自夏州使
迴朝見初令繼顏入夏州宣諭與夏州押衙賈師溫
同行繼顏請繇蘆關路入樞密使謂之曰尚平關路
平北無蕃部結集蘆關路險蕃部阻兵爲患況與夏
州牙將同行不如繇尚平關爲便繼顏堅請繇蘆關
及至蘆關果爲蕃部阻路繼顏遂以勅書手詔授賈
師溫令入夏州自於延州候師溫而還既朝見明宗
怒其不親至夏州謂左右曰頃年楊彥溫據河中令
供奉官往宣諭不入河中顧望而還尋嘗背長流蘇

繼顏如何處斷延光等皆不對

漢郭允明爲翰林祭酒使煬帝乾祐元年命允明宣
賜荆南高保融旌節官誥允明出自羣小舉動駢縱
奉命之行令本司官健荷御酒數十甕至渚官每保
融宴席之際惟厲聲索御酒自飲嘗出郭遣人步量
壕塹之深淺城壘之高下以動保融多希贈遺

張誼爲中書舍人乾祐元年與兵部郎中馬承翰俱
銜命于兩浙觀其驕僭之失形於譏諍兼乘醉有輕
肆之言錢俶恥之撫其過以奏之朝廷以方務懷柔
責授誼易州司戶承翰慶州司戶

周李損爲諫議大夫太祖廣順三年正月命使兩浙
損受命之後過備行李務極華楚在朝親識及前任
侯伯皆詰之強有假貸衆憚其利口克率俛俛應副
或有告王峻者峻召損深責之損拜謝而去又陳啓
事願改前過仍有詛誓之語峻稍解然損亦如故有
賣王帶者邀價千緡應聲取之約以便迴償價遂帶
之即路所經州府無不强貸遣人齎書青州借錢千
緡屬符彥卿移鎮天平遇之於路獻詩遊說懇求借
貸彥卿辭以移任千祈不已終借三百緡及至青州
又於知州張凝借貸及在郵驛行止穢雜張凝具事

以聞太祖謂王峻曰李損所爲如此爭堪更至海外
峻乃請行貶逐尋改太府少卿李玘爲兩浙弔祭使
以代李損主客郎中盧振爲兩浙起復副使
金彥英本東夷人爲尚輦奉御奉使高麗稱臣於夷
王恭帝顯德六年決杖一百配流商州

挫辱

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所以尚禮義而重誠明也降
自周季忠信陵遲以侯衛而執王人以蠻夷而辱漢
使暨南北分峙好問交通或仇怨之未平則禮遇之
多闕苟執節靡屈蹈義不廻雖罹厥艱蓋非其恥若

乃臨難而變矢謀不滅自貽其憂又誰咎也

周游孫伯為大夫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

伯詰滑鄭人執之

漢郭吉

史不書官

武帝元封元年巡邊使吉風告單于曰

能戰自將兵待邊不能丞南面而臣單于大怒立斬

王客而留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

寇於漢邊

蘇武為移中廄監天漢元年武帝遣武以中郎將使

持節使匈奴單于使衛律迫武降武終不可脅單于

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

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

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羶氏乳乃得歸其別官屬嘗惠

等各置他所

趙德為軍侯元帝時使斲賓與陰未赴相失

失意也陰

未赴鎖琅當德

琅當長瑣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

殺副已下數十餘

人遣使者上書謝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

絕而不通

張正為太中大夫成帝時夜郎王興相攻漢遣正和

解與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道旁謝之

後漢伏隆為太中大夫光武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

張步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遂執隆而受永封

馬日磾為太尉獻帝時奉使袁術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

吳張彌為大嘗大帝嘉和中與許晏使于公孫淵彌晏等其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置遼東諸郡縣以中使秦旦張群杜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旦等皆舍於民家仰

其飲食積四十餘日旦等後踰城而走旦得達句驪

句驪王遣人送還吳

陳王瑜為侍中高祖永定元年使於北齊以陳郡袁

憲為副齊以王琳之故

瑜即琳弟

執而囚之文宣每行載

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並危殆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憫其無辜每祐護之天嘉二年還朝詔復侍中

後魏盧昶為太子中舍兼員外散騎嘗侍昶與副使王清石等使南齊既至彼值明帝即位於是孝文南討昶兄淵為別道將而齊以朝廷加兵遂酷遇昶等

昶等本非骨梗聞南人云兄既作將弟爲使者乃大
恐怖淚汗交橫齊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

唐歐陽喬封南海公高祖武德九年三月突厥寇靈
州喬爲行人率行徒五十人將掩可汗牙帳謀泄爲
虜所拘

崔漢衡爲兵部尚書德宗貞元三年閏五月充吐蕃
會盟副使爲吐蕃所執漢衡乃夷言謂執者曰我漢
使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汝若殺我結贊亦殺汝乃
捨之盡驅而西行既已而縛各以一木自領至於身
以毛繩三束之又以繩連其髮而牽之夜皆踣之於

地以髮繩各繫於一橛又以毛罽都覆之守衛者卧
其上以防其亡逸也至故原州結贊坐於帳中召與
相見數讓國家因怒渾瑊曰武功之難皆我之力許
以經州靈州相報竟食其言負我矣舉國所怨本劫
是盟在擒瑊也吾遣人以金銀飾桎梏待瑊將獻於
贊普既已失之虛致君等耳當遣君輩一二人歸報
家族也呂溫帶瘡亦至結贊嘉其義厚給賚之結贊
率其衆屯於石門遣中官俱文珍渾瑊之將馬寧馬
燧之將馬弁歸燧送漢衡鄭叔矩等囚於河州宰榮
扶余准等或囚於故廓州故鄯州分囚之漢衡與同

陷者並至河州結贊令召之與孟日華中官劉延邕
 俱至石門而遣五騎送至境上且齎表請進及潘原
 李觀使止之有詔不許更納蕃使受其表而反其人
 晉盧損為左散騎嘗侍高祖天福三年使於閩國王
 昶昶不郊迎不接見但遣其子繼恭陳主禮而已

專恣

周美行人漢稱使者皆慎選於王僚斯不辱於君命
 若乃通聘結好則保其歡心省風察俗則蘇其民瘼
 按姦糾慝則去其人患雖有專命之心亦符苟利之
 訓其或軌度靡遵威福自肆奮其胸臆忽彼簡書弊

移於人罪盈於已以之撥咎又何逃焉以之圖全非
 所及爾

漢張翁為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烏孫狂王復尚楚
 王解憂生一男鳩靡不與王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
 司馬魏和意副侯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
 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
 下不正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沉瘦瘦音會兵圍
 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
 救之乃解去遣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
 不伏叩頭謝翁梓主頭馬晉上書翁還坐死

韓昌為車騎都尉元帝時與光祿大夫張猛使匈奴
 呼韓邪單于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
 于足以自衛不畏鄧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
 塞下無禽則射獵無所得又恐北去後難約束不可更共
 不畏鄧支故欲北歸舊處
 為言 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
 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
 其物漢人為盜於匈奴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
 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
 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諾水即今突厥
 地諾真 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徑路匈奴寶才
 水也

也金契金留犁飯上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契刻攪也音呼高反以老上單于所
 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
 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為厄害
 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
 惡言上告于天蓋國家傷威重羞不可行宜遣使
 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不狀蓋無善狀
 帝薄其過以其罪過為之薄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夏侯藩為中郎將與副較尉韓客使匈奴時帝舅大
 司馬驃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
 入漢地直張掖郡斗地絕也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就六

鵬也黃頭赤日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反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

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帝直欲從

單于求之直猶正爾為有不得傷命損威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根

即但以帝指曉藩令從所說而求之自以蕃意說單于求之藩

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

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之勞

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闕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

人以復天子厚恩復亦報其報必大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單于

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旨也然

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元皇帝哀憐父呼

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騫王所居

地也偶音王口反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所生謂之

所出草木鳥獸為利藩客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

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

騫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謂諸

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切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遷為

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

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更經也音二衛

反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譙玄為中散大夫平帝元始四年選明達政事能化

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後漢陳龜為五原太守順帝永和初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北齊司馬子如初仕東魏為北道行臺巡簡諸州守令已下委其黜陟子如至定州斬深澤縣令至冀州斬東光縣令皆稽留時漏致之極刑若言有進退少不合意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項士庶惶懼不知所

為

隋武威為右僕射文帝開皇九年持節巡撫江南得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帝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為亂生鬻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耶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

王文同爲嘗山郡丞煬帝大業中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內諸郡文同見沙門齊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北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箠殺之有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十俱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勅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讐人剖其棺鬻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田悅食糧兵七萬人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令歸農故悅僞示順命即依符罷之既而大集所罷將士激怒之曰爾等久在軍旅各有父母妻子既爲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自資衆遂大哭悅乃盡出其財帛衣服厚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人堅叛心繇是罷職

栢耆爲諫議大夫文宗太和三年充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詔曰頃以德州未下俾宣朝旨慰勉勤瘁詢謀事機計日指程候其速達而所至留滯請兵自隨假勢張皇乘險縱恣奏報蔑聞擅入滄州專殺大將

捕置逆校潛送兗渠物議紛然遠近駭聽貶循州司
 戶參軍判官殿中侍御史沈亞之可處州南康縣尉
 周李王為贊善大夫世宗將用師於西南用王為轉
 運判官行次永興王為人所說欲襲取歸安鎮鎮在
 永興之南距永興三百餘里山路險阻不通車馬雖
 據於永興其實蜀寇之狡宄也王素輕脫銳意邀功
 乃先以其事白於永興節度使王彥超彥超素知歸
 安路險深不之許王稱奉密旨彥超無以阻之王因
 移牒永興取本城兵士二百人徑往襲之既入山行
 數百里前阻隘路蜀寇奄至軍士多死其逃歸者十

無二三遂為其所虜焉

受賂

夫奉皇華之命乘使者之車不畏簡書罔思廉慎恣
 彼貪饕之性廣求賂遺之貨而使君命不行臣節靡
 著至於是也不亦鄙矣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趙使者史失姓名廉頗既奔魏之大梁趙以數困於秦兵
 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
 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
 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
 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

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漢司馬相如為中郎將使蜀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
晉李苾為侍御史惠帝元康中頗大饑百姓流移入漢川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廷不許遣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人劔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為表曰流人千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又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繇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
宋沈勃為侍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募人多受貨

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虢猶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輩沉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北門義故脅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還西鄉計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贓貨少者至萬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勅法以正典刑

後魏翟黑子封遼東公有寵於大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首為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入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

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為親已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以不實對竟為大武所踈終獲誅戮

胡莫寒孝文時為殿中尚書使西部勅勒簡豪富兼丁者為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悉勒悉叛

閻文祖為中散孝文太和初南安王禎有貪累之響遣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禎金寶之貽為禎隱而不言事發殺之

隋虞慶則為尚書右僕射突厥主攝圖將內附高祖使慶則出使勅之曰我欲存立突厥披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勲高皆無所問

唐栢耆為諫議大夫文宗太和初滄州李同捷叛山東連兵日久耆銜命宣慰大肆生平所欲廣受金帛妓女先是王稷為德州刺史自元和中家稱大富為同捷之父全略劫之盡取其家金帛為已有及同捷兵破耆又納稷之女為妓女宣慰使內養馬國亮奏耆於逆賊李同捷處得人事奴婢大小共九人綾絹一千五百匹奏進止委所在長吏尋勘勒住分析聞

奏帝赫怒俱竄殛及此受誅時人莫不稱快
 梁曹守當為廣州宣慰使迴進馬三匹銀二千兩及
 香藥等合價凡四百餘萬夫王者之命降於侯國彼
 以賄受此以賄上君子惜之
 後唐史在德為著作郎宋帝清泰中充太子少保致
 仕朱漢賓弔祭使賻絹數百疋就亳州賜之在德移
 文本州取木輿百餘擎張皇其事以邀饋遺漢賓之
 子悉力以奉之

冊府元龜

